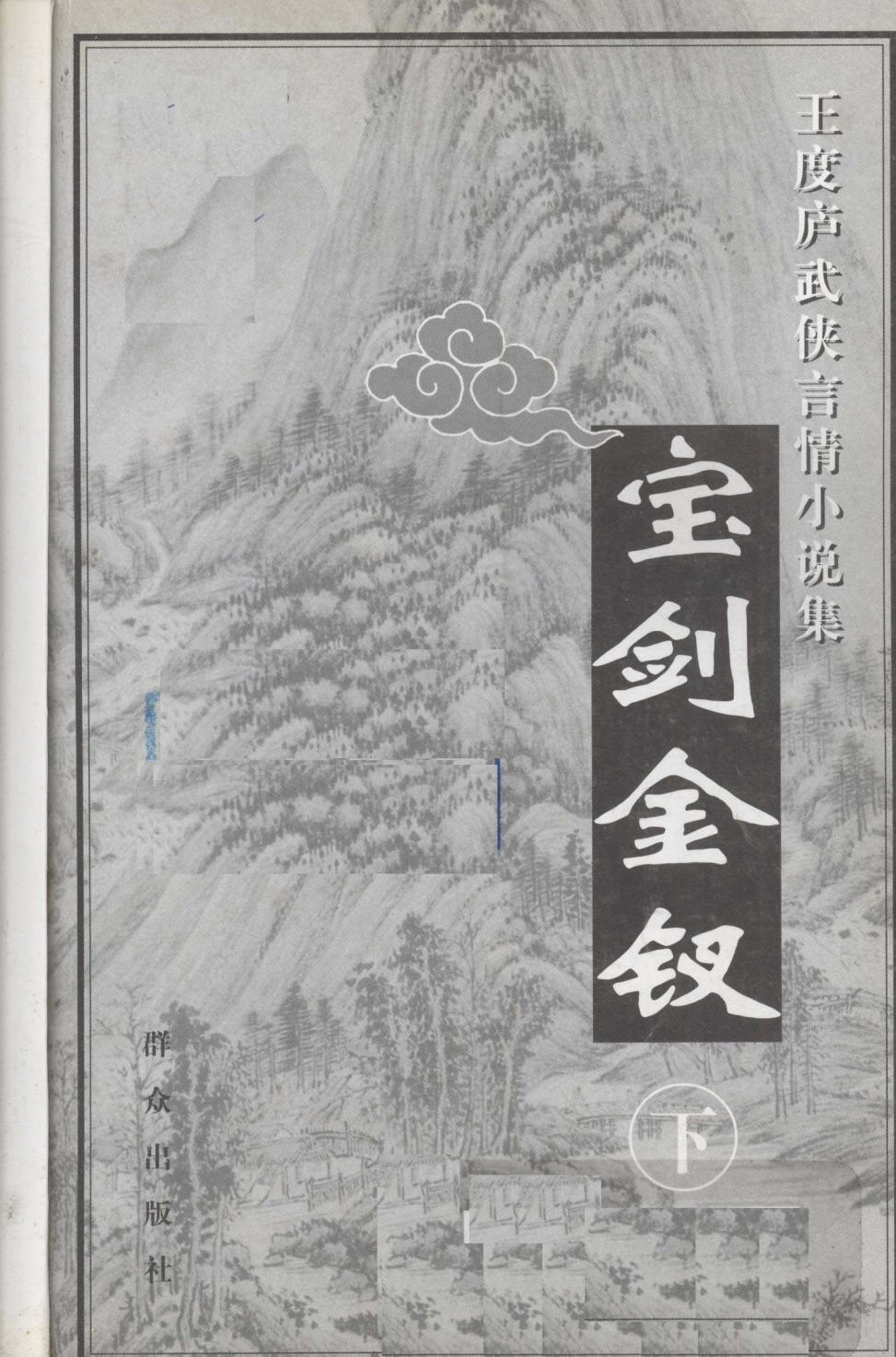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度庐武侠小说集

宝剑金钗

下

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



宝剑金钗

下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宝剑金钗/王度庐著;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0
(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)

ISBN 7-5014-1982-5

I. 宝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2335 号

宝剑金钗 (上、下)

王度庐 著

责任编辑: 谢庆利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版式设计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地质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437 千字

印 张: 18.625

版 次: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ISBN 7-5014-1982-5/I·808

定 价: 28.00 元 (上、下)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

第十八回

秋 烛 掩 泪 痛 语 绝 情 丝	宝 劍 生 光 惊 眸 窥 俠 士
---	---

原来胖卢三所得的消息很是确实。现在李慕白已然出狱了，由两个衙役跟着他，到史胖子的小酒铺里打一个保。李慕白又给了两个衙役几串酒钱。衙役走后，李慕白才算恢复了身体自由。他就向史胖子道谢说：“我在狱里这些日，多蒙史掌柜的关照我，常常派伙计去给我送饭，我真是感谢不尽！”

史掌柜笑着道：“李大爷哪里的话！李大爷每天在这里照顾我们，我们赚了多少钱。你遭了官司，我打发伙计看上两次，这也是应当的，你何必放在心上？现在你出来了，我比谁都喜欢。来，我先给你热几两酒吧！你尝尝我新做的酒糟螃蟹。”说着就要给李慕白热酒，李慕白却上前拦住，说：“这

些日我在狱里，倒不短酒喝。今天我才出来，须要歇一歇，明天我再来。”又回头看了看，座上没有什么酒客，就低下声去，向史胖子说：“史掌柜，那天晚上我真辜负了你的美意！实在因为我在北京还有亲戚，不能那样去做。”

史胖子听了，却仿佛不懂李慕白说的是什么话，就笑了笑，把头一扬，说：“张三爷，你来了！请坐，请坐！”说话时，一个长衫的酒客进屋来了。李慕白自然不能再接着说了，就向史胖子和那伙计点头说声：“明天见！”就进了丞相胡同，回到法明寺。一打门，里面和尚出来了，见了李慕白，仿佛很喜欢的样子，说：“李大爷来了，这些日子你可真受了屈啦！”

李慕白本想自己遭了这件事，和尚一定不许自己再在这庙里住了；可是不料今天和尚竟对自己这样亲热，不禁十分感谢，说：“我这件官司真是冤枉极了！等我慢慢向你说。叫你们这样关心我，我真是心里感激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往里走去。

到了跨院内，和尚先开锁进屋，摸着一支羊油烛点上。李慕白到屋里一看，屋里收拾得很干净，自己那口宝剑依旧安然无恙地挂在墙上，似久别的故人一般。和尚望着李慕白那蓬乱的头发和生满胡须的脸，就说：“李大爷真瘦得多了！”李慕白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现在能把冤屈洗清，得了活命，这不算便宜！”和尚说：“幸亏李大爷遇见铁小贝勒，要没有这位，你就是有口也难分辩。现在总算神佛保佑！”说毕，合掌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李慕白倒很惊讶，怎么铁小贝勒援救自己出狱的事，连和尚都晓得了呢？刚要发言去问，就听和尚说：“前两天铁小贝勒打发一个人来，写了四十两银子的布施，并嘱咐我们，说是李大爷快出来了，叫我们别把李大爷留下的东西弄散乱了。其实李大爷那天晚上叫官人带走，我们就把你这屋锁上了，什么东西不能丢。”李慕白这才明白，笑道：“我也没有多少东西；

不过你们为我这样分神，我真过意不去。”和尚连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遂出屋，少时给李慕白送一壶茶来，李慕白道了谢。和尚也知道李慕白才出狱，需要休息，便也没多谈话，出屋去了。

李慕白检点了衣包里的财物，看见什么东西都没短少，心里非常感谢铁小贝勒。他不但为自己打点官司，并且知道在这庙里住，预先把和尚也打点好了。若不亏他，自己就是出了监狱，回来不定要受多少冷淡呢！因又想到那陷害自己入狱的仇人胖卢三，大概向来受他陷害的不知有多少人？这样恶霸若不剪除，良善的人实在没法安居了。可是现在自己虽是出了监狱，衙门里又说在一个月之内，随传随到，连到延庆找德喇峰去都不能，只好暂时在此忍气吞声了！又想到宝华班的纤娘，她若知道自己入狱的事，她心里不定要如何难过啊！过两天我倒要看看她去，叫她知道我这件官司是为胖卢三所害，并非我真是什么江湖强盗。想了一会，心绪很乱，就关门熄灯，躺在炕上睡去。

这些日来都在监狱里带着锁睡在稻草上，现在又睡在软的被褥之间，真是异常的舒适。直到次日，红日满窗，方才醒来。起了床就出庙到附近一家澡堂子来，洗了澡，刮了脸，理了理发，对镜一看，依然是早先那青年英俊的自己，不过脸上略略黄瘦了些。

出了澡堂，换上宝蓝色的软绸夹袍，穿上靴子，就写了自己的一张名帖。出门雇了一辆车，往安定门内铁贝勒府去。在前门大街遇见几个认得李慕白的地痞们，他们全都带着惊讶的神色，直着眼睛向车里望李慕白。李慕白故意作出从容大方的样子。

少时车进了城，又走了半天，才看见铁贝勒府。离着很远，李慕白就叫车停住，给了车钱。下了车，走到府门，向那

府门前的仆人，深深一哈腰，取出名帖来，就说：“我姓李，现在要来见见这府上的二爷！”那个仆人接过名帖看了看，就点头说：“好，好！你在这儿等一等，我给你回一声去。”说话时他浑身上下打量着李慕白，便转身往里面走去了。

这里李慕白看这铁贝勒府朱门大厦，广院重重，奴仆出入，真不愧是王公门第。待了一会，就见那得禄由里面笑嘻嘻地出来了，见了李慕白，就说：“李大爷出来了，恭喜，恭喜！我们二爷请你进去说话。”李慕白先向得禄道谢，并说：“我昨天晚上才出来，今天特来拜见二爷，叩谢救命大恩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跟着得禄往里面走。进了两重院落，得禄就让李慕白到西廊下屋内去坐，他给李慕白倒了一碗茶，陪着李慕白说了几句话。

少时就听见廊下脚步声音，有人使着声儿咳嗽了一声，得禄赶紧到门前打帘子，李慕白也赶紧站起身来。那位小虬髯铁小贝勒就进屋来了。李慕白赶紧上前深深打躬，铁小贝勒满面笑容，说道：“免礼，免礼！”遂又把左手一摆，说声请坐；他自己先在上首落座，李慕白在下首坐下。铁小贝勒就含笑问道：“你是昨天出来的吧！现在身体还好吗？”李慕白欠身应道：“我身体倒还好，昨天出来时天就快黑了，歇了一夜，今天特来给二爷叩谢活命大恩！”

铁小贝勒连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又说：“你这官司本来是为人所陷，无论何人知道了，都应当救你出来，何况我们吃朝廷俸禄的人？我这个人虽然有着世袭的爵位，其实是个粗人，平日自己好练些拳脚，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功夫，不过因此就喜欢会武艺的人。邱广超那不用说了，我们是通家至好。其余象黄骧北、德啸峰等人，我都因为他们的武艺好，才跟他们认识的。”

“你虽然来到京城不久，可是自从你打败了瘦弥陀黄骧北和金刀冯茂之后，我就知道你必是一位出色的英雄，打算要去

拜访你。不料你就遭了官司，我听了不平，才见了毛提督给你说人情。后来德啸峰回来，他又愿以身家为你作保，因此你这件官司才算了结。现在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虽在狱里也受了些日的苦，可是正好磨一磨年轻人的傲气，长些阅历。我跟德啸峰虽然为你出了些力，都是朋友应当作的，你也不必记在心里。至于陷害你的人，你就是知道他是谁，也不必再找他们斗气去了。是非自有公论，有这一回事情，以后我们对于那些险恶的小人，躲远一些就是了！”

李慕白听了，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我决不再找人斗气了！”同时想到德啸峰以身家为自己担保之事，更不禁感激涕零。

当下铁小贝勒又问李慕白家中的景况，以及早先学习武艺的经过。李慕白就很详细地把幼年随从父母在江南的情形，后来父母死后，江南鹤带着自己北来，依靠叔父，以及随从纪广杰老侠客学习武艺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。铁小贝勒听了，不禁赞叹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是世传的侠义英雄了。”遂又谈到各派各门的剑法。

原来小虬髯铁小贝勒也长于技击，现在家中还有两个教剑的师傅，但都是平庸之辈。如今铁小贝勒跟李慕白一谈，李慕白只略略说了几项自己对于剑术的心得，那铁小贝勒就高兴起来，说：“慕白，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，简直有许多都是我不知道的。可见我一向虽学过宝剑，自己也觉得会两手儿了，实在是井底之蛙，没见过什么大世面。现在你的身体既没有什么不舒适，我要求你一件事！”

李慕白一听，不禁诧异，赶紧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二爷有什么事，自管吩咐吧！”铁小贝勒笑道：“不是别的，我久就要想看一看你的武艺，刚才一听你谈论剑法，真恨不得当时就见你施展身手才好。你现在何妨跟我到西院里，你舞一趟剑，也叫我开开眼！”李慕白赶紧谦逊道：“我刚才跟二爷也说过，我

当初不过是一半读书，一半学习武艺，并没有专用过功夫；二爷不必叫我在你面前献丑了！”铁小贝勒笑道：“你不用跟我客气了，金刀冯茂、瘦弥陀黄骧北都叫你给打败了。你要说你没有本事，谁能够相信！”

李慕白知道小贝勒必要看看自己的武艺，同时自己也愿意在铁小贝勒的面前，显露显露身手。当时铁小贝勒拉住李慕白的左臂，说：“你看看去，在西院我有一个场子，打拳练剑正合式。”又回首向得禄说：“你到书房把我那口宝剑拿来。”说着，拉着李慕白出了屋子顺着廊子走去。

到了一个广大的院落里。这院落养着十几匹骏马，搭着几间马棚，几间车房。西南角砸了一块三合土的平地，那就是铁小贝勒平日习武练剑之处。这时候，正有两个护院的把式在那里打拳，一见铁小贝勒来，全都停住拳脚。铁小贝勒就上前指着李慕白，笑着说：“我给你们引见一位朋友，这位就是拳打过瘦弥陀黄骧北，剑败过金刀冯茂的李慕白！”

那两个护院把式，全都呆着眼看李慕白，一面抱拳，说道久仰。李慕白也含笑抱拳还礼。铁小贝勒又向那两个人说：“把他们全都叫来，今天我请李爷练一趟剑，给咱们大家开开眼。”两个护院的把式，一听说李慕白要在这里练剑，他们赶紧转身去了。

这里李慕白却向铁小贝勒笑道：“我在二爷面前献一番丑，也就够了，二爷又何必叫许多人来，看我出笑话呢！”铁小贝勒说道：“他们都知道你，现在叫他们看看你的剑法，也长些见识。”又说：“你不知道，现在我家里有五个护院的把式、三个教武艺的师傅，全都是武艺平常，眼睛里没见过什么高人。”

正自说着，得禄跑来了，手中捧着两口宝剑，铁小贝勒笑道：“这孩子，叫他拿宝剑去，他就给拿两口来，是要叫我们两人比武是怎么着？”李慕白明知铁小贝勒是要想跟自己比武，

自己倒为难起来了：铁小贝勒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自己如何能与他动手比武呢？只见铁小贝勒接过一口宝剑，抽出来给李慕白看，说：“慕白，你看看，我这口宝剑值几两银子？”

李慕白一看，不由吃惊。只见这口剑是淡青色，虽然不甚光芒，但看那两刃锐利之处，确非寻常宝剑可比。当下李慕白接到手中，掂了掂，觉得很重，便说道：“这口宝剑，现在纵有几千两银子，恐怕也买不到！”

铁小贝勒笑道：“好眼力！这口剑是一位将军赠送我的，虽非古器，但也是汉末之物；可惜经人磨过两次了。我家还有两三口剑，全都比这口好，现在家大人手中，将来我再给你看。”这时那几个教拳的师傅和护院的把式，全都来了，一齐向李慕白拱手说：“烦李爷施展几手儿，叫我们开开眼！”铁小贝勒也说：“人都来了，你就练一趟吧！”

当下李慕白把长衣掖起，走到场中，提剑向众人拱手，笑着说道：“二爷跟众位可不要笑话我！”说毕，把剑一扬，剑诀点处，寒光随到；猿躯疾转，鹤步轻抬，往来走了两趟。铁小贝勒在旁看他手脚的俐落，姿势的挺拔，不禁啧啧赞叹。少时李慕白收住剑势，又向众人拱手，谦逊道：“见笑，见笑！”

他这轻轻的两趟剑，在别人看着并不怎样出色；但铁小贝勒的眼睛是懂货的，他就知道李慕白的宝剑，至少有十年的功夫，心里既是钦佩，又是技痒。就把得禄手中拿着的另一口剑拿过来，出鞘，走近场子向李慕白笑道：“咱们两人对练一回吧！”李慕白赶紧笑着说：“我可不敢跟二爷比武。”

铁小贝勒问道：“怎么，你是怕伤了我吗？那不要紧，我可以叫他们把宝剑用绸子包上。”李慕白摇头道：“也并不是怕伤着二爷，因为我自知决比不过二爷，本来这就够献丑的了；若再败在二爷的手里，以后我就没有脸再见二爷了！”

铁小贝勒一见李慕白这样谦逊，他似乎有些不悦，就说：

“慕白，我没见过你这样爱客气的人！你问问我这几个师傅们，他们都跟我比过武。有时我赢了他们，有时他们也赢我，谁胜谁败，都没有什么。咱们不过随意玩玩，又不是要指望武艺去吃饭。”旁边几个把式都笑着说：“我们二爷是个爽快的人，赢了自然喜欢，输了也没有不高兴过；李爷就别客气！”

李慕白这时脸红红地，觉着十分为难。铁小贝勒也觉得刚才自己的话说得重了些，恐怕李慕白错会了意，便笑着，拍着李慕白的肩头说：“我的本事不如你，我却愿意跟你比武。你连金刀冯茂都给打败的了，你还能怕我吗？”遂就要叫得禄去把两口宝剑裹上红绸子。李慕白就说：“不要裹了，剑锋上若裹上绸子，倒不好抡，只请二爷手下留些情就是了！”

铁小贝勒喜欢得大笑。得禄给他掖好衣裳，他挺剑向李慕白就刺；李慕白手快，赶紧用自己的剑，把小贝勒的剑拨开。铁小贝勒趁势又进前一步，将宝剑向李慕白的头顶削去；李慕白赶紧低头躲开。铁小贝勒又拧剑向李慕白的左肋探去，却被李慕白用力一磕，双剑相击。只听锵的一声。铁小贝勒说：“磕得好！”遂又拧剑去刺李慕白的左肩。李慕白却拨开对方的剑，一步跃到铁小贝勒的近前；铁小贝勒手慌了，赶紧用剑去迎。这时忽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留神他翻身！”说话时，果然李慕白翻身一剑，向铁小贝勒砍去；铁小贝勒因为被人提醒了，就赶紧横剑架住李慕白的剑。

李慕白住了手，笑了笑，回头去看那说话的人。只见是一个穿着短衣，仿佛是个在马圈里使唤的人。这人年约二十上下，身材不高，黄瘦的脸，两只眼睛却湛然有神。李慕白心中十分惊讶。暗道：这个人为什么能看出我宝剑的招数？这时旁边的几个教拳的师傅和护院把式，全都骂那人不该多说话，得禄狐假虎威地翻着眼睛说：“你不去刷马，跑到这儿瞧着就得啦，你还敢多说话，去吧！”那人只退了一步，微笑着，铁小

贝勒倒是说：“不要轰他，叫他看着吧！”遂也不注意，就抽回剑来又向李慕白去刺。

李慕白此时心里注意那个人，无心再与铁小贝勒比武，只连退几步。不料铁小贝勒却紧抢几剑，奔过来。李慕白赶紧躲开，一蹿蹿到铁小贝勒的身后，铁小贝勒翻身一剑砍下，锵的一声，金星乱迸，就被李慕白用剑接住。李慕白就笑着说：“请二爷住手，我认输了。”铁小贝勒这时持剑的右手，被李慕白震得都麻木了，又加气喘汗流，他也愿意就此住手，遂笑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不愧是名震一时的英雄！”旁边的几个教拳师傅和护院把式，也同声赞道：“二爷跟这位李爷，真是棋逢敌手！”铁小贝勒笑道：“你们别说了！他让着我许多了。”

李慕白此时把那口古剑交给得禄，铁小贝勒说：“这口剑你带上吧，我送给你啦！我还有比这口好的呢。”李慕白不便再谦逊，就由得禄的手中，把那口古剑接过，向铁小贝勒道了谢。铁小贝勒说：“咱们还是到前面坐坐。”李慕白点头，却又用眼去看刚才看破自己剑法，提醒铁小贝勒的人。只见那人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也直看李慕白；李慕白本想要过去和他谈话，可是铁小贝勒已然迈步走了，李慕白只得跟着铁小贝勒，又到了正院。

顺着廊子，到了刚才谈话的那间房里，又喝了一杯茶。铁小贝勒就嘱咐李慕白以后要常来，并说：“你若用钱，或用什么东西，可以跟我说，不要客气！”李慕白一一答应，又说了几句感谢的话，就向铁小贝勒告辞。铁小贝勒叫得禄给他拿着宝剑，送他出去。

到了门首，得禄把宝剑交给李慕白，李慕白就问得禄说：“刚才我跟二爷比剑时，有一个人在旁边说话，那个人是在府里作什么的？”得禄撇了撇嘴说：“李大爷别理那个人，那人叫小俞，他不过是马棚里一个管刷马喂草的，在贝勒爷跟前他竟

敢那样放肆！幸亏贝勒爷的脾气好，要换个别的主儿，一定打他一顿板子，把他赶出去。太没有规矩了！”李慕白又问：“那个小俞在府上几年了？”得禄说：“来了快一年吧！是一个卖皮货的喇嘛给荐来的，二爷跟那喇嘛熟识，不好意思不用。其实马棚里有十几个人呢，要他也没有什么用处。”

李慕白点了点头，便向得禄说声：“再见！”遂就提着宝剑向南走去。心里却想着：那个姓俞的人，一定是一个落拓不遇的英雄，刚才自己那剑法，原是纪广杰师父的秘传，不料竟被那姓俞的识破；可见此人不但会武艺，武艺还一定很好。只是此人为什么甘心在那府上作一个管马的贱役呢？就想明天要注意观察这个人，果然这人若真有本领的，自己一定要去告诉铁小贝勒。不可徒养着一些无能的教拳师傅，却屈英雄于槽枥之间。往南走了不远，就雇上一辆车，一径回南城去。车走到丞相胡同北口，就叫车停住，给了车钱。下车就走到史胖子的小酒铺里。

史胖子一见李慕白来了，穿着整齐的衣服，手拿着一口宝剑，就笑着说：“李大爷，你到贝勒府去了吗？”李慕白点头说：“对了。才见了铁小贝勒，他送了我一口宝剑，你看看！”史胖子笑道：“我看也不懂。”虽然这样说着，但是他把剑一抽出，就不禁点头，啧啧地说道：“这口宝剑可真值些钱！”李慕白问道：“你由哪一点看出！”史胖子笑着说：“哪一点我也没看出。我想既是贝勒送给你的东西，还能够不是好的吗？”

李慕白面上虽然也笑着，但心里却说：史胖子，你不要对我装傻，你以为我还看不出你是个怎样的人吗？回首一看，座上一个酒客也没有，就想要问一问史胖子的来历，务必今天叫他说出实话。刚要笑着向史胖子发问，忽见史胖子把酒壶和酒菜给李慕白摆上，说：“李大爷你先喝酒，今儿我有些个话，要告诉你呢！”李慕白自斟了一杯酒，饮了半口，就笑着问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史胖子一手扶在柜台上，探着头问道：“李大爷，知道你相好的那个宝华班的翠纤，嫁给徐侍郎了吗？”李慕白一听，真仿佛头上被人击了一拳，立刻怔了。就放下酒杯问道：“你听谁说的？她几时嫁的那徐侍郎？”

史胖子说：“李大爷你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你说！”遂把头更探近些，就说：“自从李大爷那天被官人捕了去，我就猜着了。那件事不但是胖卢三要报仇，并且徐侍郎还要趁着你在狱里，他把翠纤娶了去。我一时不平，又怕翠纤上了他们的当，心一活动，真跟了那徐老头子去。第二天我就换上一身干净衣裳，到了宝华班，见着了翠纤和那老妈妈，我就向她们说：李大爷好好的一个人，就因为你们，被那胖卢三和那徐侍郎买通了衙门，给陷害了；可是李大爷在北京有很多阔朋友，他这案子又没有证据，过不了几天，一定能够放出来。在这几天之内，若是那胖卢三、徐侍郎要接你从良，你可无论如何不准答应他；要不然被李大爷的朋友知道了，可不能饶你们！”

李慕白赶紧问说：“她母女听了你这话，是怎样答复的？”史胖子说：“那翠纤亲口答应我，说她决不嫁给徐侍郎；可是过了不到三天，那徐侍郎弄了顶轿子，把她娶走了。现在校场五条，跟胖卢三的外家住在一块儿。徐侍郎和胖卢三每天在那里胡混。我听见这件事，本来也生了一阵子气；可是后来一想，翠纤本来是个妓女，当妓女的还有什么良心的；不管徐侍郎老不老，人家母女现在有了着落了！”

李慕白这时气得脸上发白，擎起酒壶，发了半天怔，又把酒壶放在桌上，就摇头说：“我不信纤娘甘心嫁那徐侍郎！这里面一定另有缘故，一定是胖卢三和徐侍郎拿我那件案子吓吓她们，她才不得已跟了徐侍郎。现在她不定伤心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史胖子笑道：“无论是怎样着，反正翠纤到了徐老头子的手里了，她要是不愿意，不会寻死吗？李大爷，我劝你是好话，本来跟那些窑姐儿们是不能动真心的。我说话嘴直，你要不认得翠纤，还不至于打这回官司呢。李大爷，你是年轻人，又有这一身本事，将来前程远大，千万不可跟女人那么情重。要不然就是铁汉子，也能叫女人给磨得化成脓水。现在翠纤嫁人了，很好，就由她去吧。李大爷，你好好地干，将来有了名头，有了事业，要多少女人都成！”

李慕白惨笑道：“史掌柜，你劝我的话固然很对，我也并非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；不过我决不相信纤娘能够甘心嫁徐侍郎。因为徐侍郎早就垂涎她，在她身上也不知化了多少钱；可是纤娘总是不答应从良的事，如何又能正是我在监狱里的这几天，她便嫁了徐侍郎？这其中一定有缘故，我非要设法再见纤娘一面问问她不可！”

史胖子一看，李慕白把纤娘这样丢不开，他就知道他们两人必有终身之约。现在李慕白就像被人抢去了老婆一般，他决不能甘心放手。因此也不再劝他了，就笑着问道：“那么李大爷，假若你要见这翠纤，你可跟她说什么呢？”李慕白很烦恼地喝了一杯酒，听史胖子这一问，他似乎又有些生气，就说：“我并不跟她说什么废话，我只问她嫁徐侍郎是否出于本心？”

史胖子问道：“假若她说：我愿意，愿嫁那老头子；你怎么办呢？”

李慕白惨笑道：“那我当然什么话也没有，就算我李慕白当初昏了心，不该跟妓女讲真情。可是她此番嫁徐侍郎，若是非出自本心，全是由情势所迫，那就是胖卢三、徐侍郎欺辱了我，我誓死也不能忍受，非要与他们拚命不可！”说话时用手捶着桌子，震得酒壶、酒盅都乱响。

史胖子听了，微笑着，想了半晌，就说：“这好办，胖卢

三、徐侍郎的外家就在校场五条，离这儿不远。他们那房子是新盖的，路西的半间门洞，门口有两个上马石，一找就找着。李大爷，你可以在那门前等着，我想翠纤决不能老是不出门。”

李慕白冷笑道：“见她倒是容易。只是近日我的身体不大舒服，不想立刻就找她去。”说完这话，见史胖子扬着头似乎在想什么，遂就故意作得消了点气的样子，笑向史胖子说：“史掌柜，你放心，我虽然为此事生气，但是至多不过找他们麻烦麻烦，决不能闹出什么大事来，因为我在这里还有亲戚。”

他说这话，本是告诉史胖子别害怕，因为史胖子曾给他打过一个铺保，在提督衙门里。不料史胖子一听这话，却拍了拍胸脯，说：“不要紧，李大爷你随便作去。有什么事我史胖子给你担当！告诉你李大爷，我可不像别的作买卖的人，那么胆小！”李慕白微笑道：“我都明白！”说话时用眼睛盯了史胖子一下，史胖子也眯着眼微笑，似乎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了解。

少时，李慕白把酒喝完，吃了些菜和烧饼，就向史胖子说：“晚上见吧！”遂就回庙里去了。到了自己住的屋内，李慕白一头躺在炕上，想着纤娘一定对于自己那番情意，着是深切缠绵。虽然其间曾有过一点小小误会，可是那天自己向她辞别之时，她曾宛转可怜的说是一定等候自己回来，可知她确实有意跟自己从良。却不料胖卢三、徐侍郎知道纤娘对自己的情重，他们就施展手腕，将自己押在监里，趁势把纤娘娶了去。

“哼哼！你们把我李慕白真看成好欺辱的人了！我要不争这口气，不把那弱女子救出你们的陷阱，我李慕白还算什么男子汉？还在江湖上称什么英雄？”越想胸中的气越往上涌，恨不得即刻就到校场五条，找着纤娘才好；可是他这时候又觉得头疼身懒，不愿意动转。

李慕白一面躺着，一面随手把铁小贝勒送给自己的那口宝剑抽出，详细看了看，觉得真是一口古代的名剑，不过又抬头

看了墙上挂着的，自己原有的那口剑，却又想：这口古剑，只能当作古玩一般的鉴赏。若说走江湖，或与人比武，还是应当使用自己原有的那口剑。那口剑虽是一件普通的兵器，但是相随自己多年，自己曾用此剑随从纪广杰老师父学艺；曾用此剑与俞秀莲姑娘比武，挑过姑娘头上的绣帕；又曾战败过女魔王何剑娥、赛吕布魏凤翔、花枪冯隆、金刀冯茂这几个人。总之，自己得到今日这样名头，是全赖此剑，无论如何是不能弃置它的！

想到这里，长叹了口气，躺也躺不住。就坐起身来，把那口古剑也挂在墙上，遂就出了庙门。到了南半截胡同他表叔祁殿臣那里，上前一打门。少时来升由里边出来，见了李慕白，赶紧请安，面上并带着惊异之色，说道：“李大爷，您怎么这些日子没来呀？”李慕白道他是明知故问，遂就问说：“老爷在家里没有？”来升说：“在家里，现在会着客哩。李大爷请进来吧！”李慕白说：“既然老爷会着客，我也不进去了。这些日因为得罪了一个人，被人陷害了，坐了几天的监狱。”

来升故意惊讶的说道：“是吗？到底为什么事呀？”李慕白说：“你们老爷一定早就听人说了。我这案子，现在是一点事也没有了。幸而有一个铁小贝勒跟我是朋友，他给我保出来的。你就把这话告诉你们老爷，叫他放心就得了。”来升连连点头说：“有贝勒爷给你作保，那自然什么事也没有了。”李慕白又说：“我现在还住法明寺，打算过一个来月就回家去了。你回头把这些话告诉老爷，我过几天再来。”

说毕，转身就走。出了南半截胡同，在大街上呆呆地怔了一会，就信步到了校场五条，找史胖子所说的那个胖卢三和徐侍郎的外家。李慕白不由心中发生一种妒恨，恨不得闯进门去，见着纤娘，问她嫁徐侍郎是否出于真心？并把胖卢三抓住，报复他陷害自己之仇。